

Medien/Technikphilosophie

Research Network for
Philosophy and Technology
Techno-ethics



媒体与技术哲学丛书

PHILOSOPHER PAR ACCIDENT
ENTRETIENS AVEC ELIE DURING

意外地哲学思考

与埃利·杜灵访谈

[法] 贝尔纳·斯蒂格勒 著
许煜 译

非外借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Medien|Technik|Philosophie

Research Network for
Philosophy and Technology
Philosophizing



媒体与技术哲学丛书

PHILOSOPHER PAR ACCIDENT
ENTRETIENS AVEC ELIE DURING

意外地哲学思考

与埃利·杜灵访谈

[法] 奥纳·斯蒂格勒 著

唐一煜 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INSTITUTE OF SOCIOLOG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意外地哲学思考：与埃利·杜灵访谈 / (法) 贝尔纳·斯蒂格勒著；许煜译.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
(媒体与技术哲学丛书)

书名原文：Philosopher par accident: Entretiens avec Elie During
ISBN 978-7-5520-2265-0

I. ①意… II. ①贝…②许… III. ①哲学—研究
IV. ①B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64265 号

Philosopher par accident: Entretiens avec Elie During by Bernard Stiegler ©
2004 Bernard Stiegler First published in French by Editions Galie
Translated by permission. All rights reserve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8 by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Press.

本文中文简体翻译版权授权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独家出版，并限于中国大陆地区销售，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发行本书的任何部分。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9-2015-860

意外地哲学思考：与埃利·杜灵访谈

[法] 贝尔纳·斯蒂格勒 (Bernard Stiegler) 著，许煜 译

责任编辑：章斯睿

封面设计：黄婧昉

出版发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顺昌路 622 号 邮编 200025

电话总机 021-63315900 销售热线 021-63063785

http://www.sassp.org.cn E-mail: sassp@sassp.org.cn

照排：南京前锦排版服务有限公司

刷：江苏中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787×1092 毫米 1/32 开

印张：5.125

插页：5

字数：52 千字

版次：2018 年 8 月第 1 版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20-2265-0/B·243 定价：5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学术委员会

Bernard Stiegler (法)

Jean-Hugues Barthélemy (法)

Erich Hörl (德)

Paul Feigelfeld (德)

Siegfried Zielinski (德)

Andrew Feenberg (加)

Mark Hansen (美)

Carl Mitcham (美)

Matthew Fuller (英)

Jussi Parikka (芬)

高士明 (中)

张异宾 (中)

许煜 (中)

黎肖娴 (中)

汪明安 (中)

“媒体与技术哲学”丛书介绍

二十世纪快速的经济以及科技发展导致了失向 (Dis-orientation)。这个失向不只是失去了方向，不知何去何从，而且是如这个词字面所理解的“去东方化”：东方 (orient) 已不再是东方，而更象是西方的复制，无论是商品，概念，生活方式，还是梦想。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后的文化想像被彻底改变；因为当时，中国思想或中学被视为“道”，而西方思想被视为“器”。这个笛卡儿式的取向在今天完全迷失，因为“中学”变成了“图形”而不是“背景”（如格尔塔心理学意义上的）。原本被视为根基的中国思想，成为了全球化科技文化的装饰品。

“背景”和“图形”逆转标志著今天全面的失向。当下的任务并不再只是要超英赶美，而是重建中国本身的技术思想。我认为正是因为缺乏对于技术的反

思，我们在中国找不到强而有力的批判理论，只能长期由欧美进口。这并非说中国没有出现过技术思想，而是说我们没有系统性地去梳理这些思想，来给予它新的力量。这是我们当前必须要做的，而不是在儒释道的理论中随便抽几句来大作文章或者强调西方有的中国也有。长期以来知识界对于技术问题并没有很大的关注，讨论大多围绕英美的自由主义或者欧洲当代哲学理论，这也意味着在中国发展批判技术和媒体哲学的困难。而当前的人工智能热虽然在学界掀起了很大的回响，争先恐后常识性地评论各种社会现象，但却无视西方存在了多年的技术和媒体哲学。只有以西方为对话的对象，我们才能发展出适合当代的中国技术思想。

这正是国际哲学和技术研究网络（www.philochina.org）在2014年成立的初衷，它希望能从技术的角度来建立中西哲学（特别是与欧洲）的对话，以及重新思考现代化，在中国发展出一个批判技术和媒体哲学作为对工业化、全球化以及当代哲学的反应。这个提议立即得到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以及多名世界知名的技术、媒体哲学家的支持。研究网络在来年的工作主要集中在技术与媒体哲学的翻译以及原创作品的出版，同时组织各种国际交流及讨论。

许煜

2018 年夏，柏林

目 录

“媒体与技术哲学”丛书介绍 / 1

导论 / 1

意外的艺术 许 煜 / 3

访谈 / 31

哲学与技术 / 33

技术作为记忆 / 63

工业时间物件时代的意识 / 87

意识，非意识及不科学 / 127

后记：关于这本书 / 155

导论

论意外的艺术

许煜 (Yuk HUI)

除非你预料不可预料的，否则你不会找到它，因为它是隐藏着而且纠结于事物当中。

赫拉克利特，《残篇》18

我所说的批判，因为它经过悲剧的问题，首先就是要思考意外，思考人类命运本原性的意外的特征；如果我可以这样说，与意外一起，因此也是经由意外，去思考以及哲学地思考，如果没有意外的话，那最多便只会是一种反动性的论述。

斯蒂格勒，《意外地哲学思考》

让我们琢磨这一句从赫拉克利特的《残篇》抽取的摘引，除非你预料不可预料的，否则你不会找到它，因为它是隐藏着而且纠结在事物当中。”预料不可预料意味着什么？如果不能被预料的能被预料，那么它仍可谓不能被预料的吗？什么是预料中的不可预料？预料也即是期待，在事件发生之前得以先知——那些预测不到的可能是灾难也可能是惊喜。去预料不能被预料的，去期待不能被期待的，不代表我们必须将不能预料的简化为可以被计算的——如统计概率一般；相反，计算可以为我们准备了一条通往理解那不可被计算（incalculable）的道路。

当你试骑新单车，你可能并不会预期单车会坏掉，或预见自己跌倒，因为这只是意外。这就是为什么“意外”（在德语为“Zufall”或法语为“Hasard”），经常与偶然性（Kontingenz/Contingence）的问题相交。这种意外（tyche）常被拿来与逻各斯（logos）对立。在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篇》里，我们可寻到“意外”的第二个意思——亚里士多德将实体（hypokeimenon）与偶性（symbebèkos）区分；偶性，比如颜色——是

非本质性，也就是说意外的，因为他们的来临或消失并不会影响其实体的认同。比如，一个苹果无论它上周是绿色但这周却催熟变红，它都仍是一个苹果。因此，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里写道，“偶性接近于非存在”（*Metaphysics E*, 2, 1026b21）。这些偶性也可以由我们的感官来感知，就如颜色，质量，数量，等等。根据某些理解，实体与偶性的区分是一个对付诡辩士的对策。这些诡辩士以示范存在的本质是矛盾的，它同时是以及不是——来否定巴门尼德的理性主义本体论。为了化解巴门尼德与赫拉克利特之间的对“存在”与“生成”的对立，亚里士多德将偶性定义为可能发生变化的谓词（*predicates*），并将它与实体区分起来。我们必须留意“*Accident*”这个词的双重意义，因为我们将会经常回到这个混合的结构，这些非本质的，无足重轻的偶然，如何变成必要的，不可或缺的。

要理解意外在斯蒂格勒的哲学中的重要性，我们需要分开几点来进行。首先，我们必须对斯蒂格勒的生涯略为着墨。斯蒂格勒意外地成为了哲学家，并在

狱中研读哲学前曾经历并做过许多事情。因为持械抢劫，他曾被判五年监禁。幸运的是，斯蒂格勒仍是一个图卢兹爵士吧老板时，他结识的现象学家杰拉尔德·格拉内尔（Gerald Granel），并在他的鼓励下注册成为图卢兹 II-Le Mirail 大学的哲学课程学生。在出狱后，他结识了哲学家雅克德里达，并在他的推荐下和让弗朗索瓦·利奥塔的指导下写硕士论文。其后，他更在德里达的指导下在巴黎的社会科学高等学院完成了他的完成了他的博士学位。他后来把他的博士论文扩写多册的《技术与时间》（现出版的有三册）。

这本个人传记并非不重要，因为我们只有将意外看成事件^①才能让意外引导我们的思考和行动，并避免将自己困于某个狭窄的学术氛围或为某人或某学术的追随者；只有透过意外，他才能开启崭新的思路和

① 译注：类因这一概念来自斯多葛学派，后被德勒兹重新发挥，类因作为事件并非真正的因。例如有 A 必然会导致 B，但它可以成为因，也就是说类因和它的果没有必然的关系，正如进入监狱并不一定成为哲学家。但对于斯蒂格勒来说，这一事件是他成为哲学家的类因。

开始新的行动——这亦即是拖延其结局的来临得以“生成”。而以延迟结局的来临，我们亦可以将根源和结局的关系悬挂并搁置一边。这个关系是亚里士多德对“本质”定义的重心，也就是说开始早已包含了结局。我们可以在这个拒绝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尝试下理解斯蒂格勒对技术问题的解读：

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开端里已包含了结局，在对一个存在的起源进行彻底分析的同时，我们也触及它的结局，因为所有这些构成存在的本质。（所谓本质也就是说它是什么，以及是什么让该存在历时不变。）理性思考，也就是理解时间和生成的问题（时间并不只是简单的生成）。与亚里士多德、所有的形而上学，以及自海德格尔以来我们所说的“本体神学”不同，我相信开始与结尾之间存在一个充满偶然性的过程，变量就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以至于结局并不如形而上学想象的那样存在于源头。由此我相信，这个偶然性（以及其氏谱学）是哲学

必须思考的问题。^①

论意外生成的必然性

我们可以更进一步指出，斯蒂格勒不仅尝试打破阿里士多德起源和结局本质性的关系，更尝试示范对起源质问这一问题的不合理性。针对人类的起源，我们只可以将起源的缺乏理解为必要的，一个必要的缺失（défaut qu'il faut）。或者换句话说，技术（technics）是偶然的，但这偶然性是必要的：因为是偶然性的技术和技术的偶然性定义了人类，而不是说人先有了本质，然后再有技术。斯蒂格勒动用了柏拉图的《普达哥拉斯篇》里讲述的故事。在《普达哥拉斯篇》，诡辩士讲述了巨人普罗米修斯偷火的故事。宙斯给了普罗米修斯一篮子的技能，并要求他向所有生物分配这些技能。他的兄弟埃庇米修斯自告奋勇地要替代了他来完成任务。但当埃庇米修斯向所有生物分配了技能

^① 本书第 43 页。

后，他发觉自己忘记了给人类任何的技能。为了弥补他兄弟的过错，普罗米修斯从赫菲斯托斯神偷取了火，并将它赐予人类。

现在，爱别米修其并没有他自己想象的聪明，[321c] 他不犹豫地将所有的技能给了野兽，最后只剩下人类什么都没有，他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正当他焦躁地思索下一步的时候，普罗米修斯刚好来检查他手中的工作。他发现其他的生物都得到充分及适合的技能，唯独是人类是裸体的，赤着脚，没有住所，也没有武装。而日子也快到来，人与其他生物一样将会从地里涌到光明中。然后，面对着该如何帮助人类自我保存，普罗米修斯偷走了赫菲斯托斯和阿西娜的艺术智慧 [321d] 及火焰，因为艺术智慧只有在火的协助下才能被有效地使用——然后他将它交送到那里作为给人类的礼物。（柏拉图：《普达哥斯拉篇》，321c-321d）

赫西俄德在他的《神谱》中讲述了一个稍微不同的版